



1966年5月，“文革”风暴席卷中国。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通知发表的第二天，医科大学学生会主席江思南带着医科大学的红卫兵来到了北哈市中心广场，站在凳子上用大喇叭向过往的行人，意气昂扬的宣读着通知，时而学生在下面高呼着口号。不一会儿，林业大学学生会主席王扶南，也带着林学院的学生呼啦啦的开进了广场。王扶南也站在凳子上一会儿宣读通知，一会儿带着同学们高呼口号。他们虽然宣读通知的内容相同，可是喊出的口号确有很大差异。开始，两院的学生分别跟着各自的主席一起高喊着，到了中午，一些学生喊累了，陆续离开广场，有的吃饭去了，有的干脆走了。两位主席看看下面没几个同学了，两个人便开始一对一的辩论。

他们从早晨读通知、喊口号，到中午一对一辩论，一直争论到下午三点，同学们早已离去。他俩也实在争得口干舌燥，

有点累了，这时江思南说：“听你口音好像是抚南人。”

王扶南说：“听你的口音好像是懋源人。”

两人从凳子上跳到地上，江思南握住王扶南的手说：“我们都是江西人，不同观点先放在这里，我们先去吃饭，反正同学们都走了，吃过了饭，我们回来接着辩论。”

于是两个人来到了附近一家名叫江南村的小饭馆，江思南花了两角二分钱买了两碗豆花汤，王扶南又花一角六分钱给每个人买了碗米饭，他们一边吃着，一边谈着，虽然观点各异，但是，两人一见彼此都有好感。至此，往来渐渐多了起来，虽然一见面还是各持己见，但是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后来他们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大学一毕业，双双来到松林市西北的塞罕坝的白土场门。

王扶南学的是林业，来到这里第一天，就登上了位于白土场门西北的白土岗。白土岗两侧地势低洼，稀疏的长着几棵碱蓬草，有的地方长满了白花花的碱牙子。白土岗方圆20里没有一棵树，一眼望去，光秃秃的。她见了后说：“我一定要把这里变成森林。”她主动到白土场门村请战，并且写了一份请战书，村主任看见这么一个漂亮的女孩请战，实难相信这是真的，可是念其精神可嘉，就同意了她的请求。

阳光照耀下的土地，此时虽然有些萧条，但在美好的憧憬里，人总会感到有几分可爱。从那一天起，王扶南和江思南

就在这道白土岗住下了。王扶南栽树治碱，江思南行医看病。日子虽然苦些，但也苦中有甜。后来他们结了婚，一直没要孩子，一是想等把这里建设好，回到家乡后再作打算，二是考虑条件太差，加之工作繁忙，也就耽搁下来。

第一年，由于缺少经验，王扶南栽下的树全死了。她坐在白土岗哭了一天，江思南去把她拉了回来，并帮助她分析失败的原因。结论是：因为排水不畅，雨水把融化的碱水都泡在了树根下，树是喜酸的，受不了强浓度碱的折磨，怎能活下来呢？在江思南的帮助下，他们做了一个两全其美的长渠排水方案。

他们在碱滩上，用两年的时间，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挖出了一道7公里长的水渠，然后再逐年挖出若干支排水渠，把树栽在排水渠侧坡上，地里的碱经过雨水的冲洗，流进了水渠，而长在水渠坡面上的树就活了下来。她在这个基础上，又根据草喜碱木喜酸的习性，在水渠的两坡栽种了碱蓬草、绞股蓝、蒲公英、车前子、水稗子、扁猪牙、薤白、苦苦菜等喜碱类的植物，既减少水土流失，又降低和消耗土层中的碱分，收到了极好的结果。

这一年，也是天成人愿，雨水居然比常年多1200毫米，地里的碱水通过长渠，流到下游的蓄水池，水蒸发后，碱结晶成粒，王扶南把结晶碱收集起来，卖给了化工厂，赚了一笔可观的收入，大队见了要把钱收上去。王扶南说：“这是我们

劳动换来的，可以提百分三十给大队，余下的留给我买树苗和付劳务费。大队同意了王扶南的意见。就这样，树越栽越多，品种也不断地在增加，开始是杨树和榆树，后来又栽活了落叶松和樟松，再后来红松也栽活了。在栽红松的时候，公社社长见了说：“这里从来就没有一棵红松，公社栽了几次都没栽活，我看你还是算了吧。”

王扶南认真阅读有关红松栽培的书，并且尝试钴60技术辐射育种，来提高种苗抗旱和抗病虫害能力。她还找到了公社把红松栽死的教训。她发现红松没有栽活的原因是树根死了。红松的根十分脆弱，移栽时如果超过四个小时以上，树根就会枯死，而一旦枯死，便不会长出新根。王扶南吸取了他们的教训，采取现地育苗现地栽植的办法，结果成功了。就这样，经过数年努力，白土岗终于变成黑土岗，有了生机，失散多年的鸟飞回来了，像松鼠、狐狸、野兔、山狸等野兽，也在这里住了下来。林子有种鸟，至今雌的还在“扶南，扶南”快活的叫着，而雄的则思南、思南的唱着。人们说那是江思南、王扶南的魂儿转化来这里看护林子的。

1978年，十三届三中全会开过后，形势渐趋好转，两人也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回老家已成历史遗梦，两人看看不能再等了，计划着生个孩子吧，好继承他们的事业。不久，王扶南有了身孕。按照江思南的想法，给孩子起名叫江珠儿，王

扶南说：我们的名字里都有一个南字，就叫南珠儿吧。可是江思南坚持说：“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叫江珠儿。”王扶南说：“还是南珠儿好，既保留了我们对家乡的怀念，叫着也好听。”两人没事的时候就这么争来争去的，没定下来。

1980年10月28日晚上，江珠儿来到了人间，迎接她到来的是一场罕见的暴风雪。那天早晨，江思南说：“你怀着个孩子，满山走也不方便，就歇一天吧。”王扶南说：“我还得拣落在地上的松子，回来育苗呢，一旦雪落下来，想拣也不好拣了。”

江思南说：“那你自己注意着点，晚上我去接你。”白天，王扶南在林子里，忙了一整天，早晨说好江思南来接他，可是，江思南遇到了一个急诊病人无法脱身，一直没能赶过来。王扶南看看不能再等了，就一个人扛着松子往家赶。这时，天下雪了，鹅毛似的大雪打着旋，飘舞着，北风呼啸着，也越刮越猛。她蹒跚着走回家来，刚一迈进门槛，跌倒了，昏了过去。口袋里的松籽儿，撒了一地。江思南在外巡诊急急忙忙赶回来时，见王扶南倒在门口，立即上前把她扶起来，抱到炕上。

江思南最担心的妊娠子痫还是发生了。王扶南怀江珠儿的时候，就有很重的妊娠反应；这时已经抽搐一团。他立即打开医药箱，给王扶南注射一针硫酸镁，止住了痉挛。他仔细计算孩子出生的时间，也到了预产期。根据多年的临床经验，

他想只有让孩子生下来，才能中止妊娠子痫，保住爱人的生命。他必须立即为江珠儿接生。可是，是逆生，王扶南又遭难产的折磨。为了让王扶南活下来，也为了孩子能够尽快出生，江思南立即给王扶南做催生术。

孩子终于生下来了。江思南手里的手术刀一抖，碰在了江珠儿的右眼角上，好在不是很重，只留下了轻微的划痕，随着年龄的增长，后来竟出乎意料的发育成一道美人纹。至今细心观察还能看到，这让南珠儿的眼睛看上去更加动人，以至于后来，好多女孩都想效仿，却难以施术。

王扶南产后流血不止。尽管江思南用出浑身解数，终无法止住，血越流越多。江思南声嘶力竭的喊着王扶南的名字，王扶南一点儿反应都没有。他意识到，必须输血，可是这里既无设施，更无血浆。此时江珠儿也奄奄一息，有气无力的哭着。江思南见了，急忙给母女俩做了些必要处置，就抱起孩子，背起王思南，往15公里外的镇医院方向奔去。可是，风雪太大了，当地人管这样的暴风雪叫大烟炮。他艰难的向前移动着。这时，风雪锤荡着，搅得天昏地暗，寒气逼人，即使再勇敢的人置身其间，都不能不恐怖。暴风雪呀！江思南心里想，如果再往前走，不到医院就会把母女俩冻死，甚至他自己能否活着走到医院也尚未可知，在风雪里走了不到两公里，就给猛烈的风雪打了回来。他依然不甘心，在途经大队部的时候，跌跌撞撞地进到屋里。在大队值班的老支书

刘汉臣见了，赶忙跑过来问：“王大夫，这是怎么了。”

江思南说：“孩子难产，扶南产后大流血，想去医院，可是风雪太大了。”

刘汉臣说：“这鬼天气，这百年不遇的大烟炮，你一个人，哪行？我去找人。”

刘汉臣说完推开门飞出去了，不一会儿，叫来了十几个乡亲。刘汉臣指挥着，先把大队的门板取下来，权做担架，又指挥人去搬来两捆谷草，铺在了上面，接着把自己的褥子也从炕上取来，铺在了谷草上。然后，帮着江思南把王扶南放在上面，刘汉臣又拿来自己的棉被盖在思南身上。乡亲们抬着昏迷不醒的王扶南，顶着暴风雪，浩浩荡荡的出发了。江思南把江珠儿揣在怀里，用自己的体温温暖着刚刚来到人世的女儿，总算有了一点儿生气。可是风雪依然猛烈的飘荡着，人们每迈出一步，都相当艰难，眼睛睁不开，甚至一张口，风雪立即钻进嘴里，冻得唇寒齿疼，每个人被灌得连呼吸都十分困难。走出去半个小时，就走不动了。江思南说：“实在是没办法了，我们回去吧，这么个走法，即使走到了，也没用了。”

刘汉臣自告奋勇，说：“王大夫，人去不了，你需要什么，我到镇里去一趟，买回来。”

江思南说：“这样大的风雪，天寒地冻的，怎么走啊？你的心意我领了，就别去了。”

刘汉臣说：“大烟炮遇到我这个滚地雷，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现在是抬着人走，不方便，我一个人去，路又熟，不会有问题的，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你需要血浆，孩子呢，需要奶。”

说完，头也不回，独自走了。有两个青年要跟着一起去，被老支书两脚给揣了回来。

被老支书撵回的两个青年，一个叫梁子，一个叫党子。把王扶南送回家后，不放心，他们又随后追去了。他们顶风冒雪，相互推拉着，奔走在路上，在离镇还有三公里远的地方，发现老支书怀揣着血浆和牛奶，昏躺在路边的雪地里，身体已被雪埋上了大半。两个青年立即把老支书扶起来，打掉身上的冰雪，叫醒，轮流背着赶了回来。

人的生命有着不可战胜的坚强，但有时也的确十分脆弱。江思南采取一切措施给王扶南止血，可是无济于事，王扶南死了。走的时候，王扶南一句话都没有留下，这让江思南格外痛心。江珠儿还算命大，活了下来。

一夜艰难的过去了。灾难像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冲荡着人间生命的防御底线。天刚蒙蒙亮，风住了，雪也停了，太阳出来了，大地又恢复了往日的安宁。在这一夜，伴着江珠儿有气无力的啼叫，乡亲们依偎在一起，一遍遍安慰着江思南。这时，门开了。梁子和党子搀扶着老支书裹着满身的冰雪，回来了。老支书从怀里掏出了血浆和牛奶，上气不接

下气的说：“快！快……”江思南流着泪，千恩万谢地从老支书手里接过血浆和奶粉。老支书说完又昏过去了，梁子和党子把老支书抬到了炕上，江思南立即采取了必要的救治措施，老支书慢慢苏醒过来。江思南郑重的把血浆放在了爱人的胸口上，取出奶粉，放进杯子冲开，给嗷嗷待哺的江珠儿喝了。孩子喝过奶，不一会儿，睡了。

江思南埋葬爱人以后，把江珠儿送到岳母家。为了纪念爱人，江思南对岳母说：“这孩子以后就叫南珠儿吧。”接着，江思南回到白土场门，一边继续行医，一边践行王扶南的遗愿，大力植树育林，到1987年育林面积已覆盖了整个白土岗方圆20里的地面，碱滩经过20年的治理，土壤酸碱值基本趋向正常，四野长出了各种各样的香花绿草。

1988年王扶南终因长年劳累，体力不支，加之常年思念爱人，一病不起。江思南离世后，乡亲们为纪念江思南、王扶南，就把白土岗改名为扶南岭，而把两人住过的村子白土场门改名为思南堡。时至今日江思南、王扶南的坟地，前去祭扫的人，一年络绎不绝，四季鲜花不断。

南珠儿在外婆的精心呵护下，慢慢长大。南珠儿外祖父名叫王祖贤，是书圣王羲之第六十七代后裔，因保留着先人临摹的冯承素双钩影描《兰亭序》，文革时遭多次批斗，终因

气愤不过，吐血而死。临去世前一天晚上，告诉外婆说：“祖传玉板十三行，埋在堂屋西北角，这辈子我们只生了一个女儿扶南，将来她无论生男生女，都传给她的孩子吧。”

这年，外祖母实在拿不出钱来养活南珠儿，忽然想到了祖传玉板十三行，找了出来。她看着玉板十三行，老人家用手轻轻地抚摸着，流着泪，想了三天三夜，想到了过世的丈夫，想到了先祖，心里真的舍不得，把这件世代相传的宝物，在自己的手上，把它卖了。这上面凝聚了多少代人的心血啊！可一想到南珠儿的未来，最后还是横下心来，带着这件祖传宝物来到北京，在琉璃厂融融斋，见到了老经理薛读来。外婆讲明了来意，拿出了传家之宝。当时好多师傅以为，这样灰不溜丢的一块石头，也不是玉呀，怎么会是玉板十三行呢？都不看好。薛读来经理却不这样认为，老先生拿着放大镜足足看了两个半小时。接着又在显微镜下察看了几个重要的细节。最后说：“我找这玉板十三行，花了38年时间，全国著名文物鉴赏家何书递是我的师傅。我学徒时，曾经跟我说，据史料记载，在清代还有人见过，上面刻着王献之书写的《洛神赋》十三行，怎么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呢？一定还在。今天见了，我也算完成了老师傅的遗愿。”

说完，老先生进到内室，不一会儿转身出来，笑盈盈地说：“我们出18000元收了，您如果没有异议，马上付款。”

南珠儿外婆带着这18000元钱，从北京赶了回来，用这些

钱把南珠儿养大，上小学，读初中，还送南珠儿进了重点高中抚南一中。在大二的时候，钱花完了，外婆从电视里听说，这玉板十三行，价值连城，至少它的价值在两千万以上。暑假的时候南珠儿陪着外婆，再次来到融融斋，找到薛读来经理。

外婆慢声细语地说：“玉板十三行不卖了，我要赎回来。”

薛经理为难地说：“买卖一旦成交，就等于履行了合同，我们这里不是典当行，即使典当行还有一个时限，要赎回去也得两家重新议价。”

外祖母说明赎回的原因，并不是毁约，而是外孙女南珠儿，读书遇到了困难。薛经理说：“这么办，我个人拿20000元给你，供孩子把大学念完，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外祖母也是通情达理的人，说：“你个人的钱我不能要，我给你写个借条，等孩子参加工作后，有了钱，再还你。”

老先生见外婆借条上的字写得好，猜想一定得到王家书法真传，就说：“这样吧，你给我写幅字，就等于这两万元是我买你的字，付的润笔吧，好吗？”

外婆就在宣纸上写了“悲喜两昆仑”五个大字，题上边款，盖了印章，送给了老先生。薛读来见了，果然有王献之风骨，而且还有王羲之的底蕴，就说：“这借条不用了，你收回去吧，两万元值了。”

外婆坚持说：“这不可以，字是送的，钱是借的，两回事

儿。”

就这样，外婆留下借条，拿着这两万元钱回到了江西抚南。后来用这些钱，供南珠儿读完了大学。在南珠儿毕业前，外婆病危，在弥留之际嘱咐南珠儿一定记着把钱还了。

前年，南珠儿带着两万元和利息钱找到融融斋，老经理已经退休，现任经理卜景宜说：“老先生退休的时候，曾经当着我的面把借条收起来留作纪念了，嘱咐说，如果有个叫南珠儿的，来还钱就告诉她，这笔钱就算我给自己孩子付的学费。老经理说，反正我无儿无女的，要钱也没用，还留下一个存折，在这儿，里面有三十万元钱，是他一生的积蓄，让我转交给你，这笔钱是老经理留给你的，你收好吧。你来了，我也了了一桩心事儿。”

南珠儿问：“卜经理，老先生，人在哪儿？”

卜经理说：“自退休后再没见过，可能到四川老家去了。”

南珠儿拿着这笔钱办了一家影视公司，从此有了自己的产业。

（欲知后事如何，下章更精彩）

（本期题目由铜雀台头条传媒编辑加）

本期主编：子线